儀禮古今文疏義

儀禮古今文疏義卷四

涇　胡承珙

鄉飲酒禮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 注 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賓皆入左無門 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 注 今文厭皆爲揖 鄉射禮賓厭衆賓 注 今文皆曰揖衆賓

段氏玉裁曰厭卽尚書大傳之葉拱家語注云兩手薄其心古文禮揖厭分別今文禮厭皆爲揖鄭不從之而禮經有厭譌作撎周禮大祝疏竟作引手曰撎斷不可

從承珙案疏云厭字或作撎字者古字義亦通也詳此
疏意葢注文本有厭或作撎之語故覲禮疏亦云引手
曰撎鄭司農注周禮以撎爲肅拜自誤別有九拜考辨之然撎
自是厭之或字說文撎舉手下手也舉而下之即所謂
引手也蓋揖則舉手而推之撎則舉手而下之下之則
必引手向身儀禮古文作厭說文小篆作撎總之皆與
揖別故鄭從古文作厭以撎爲或作而不從今文作揖
說文揖攘也从手咠聲一曰手箸匈曰揖案此一曰以
下七字疑係後人羼入說文揖下云攘也攘下云推也
正與鄭君推手曰揖合其引手之厭自有撎字當之不

應揖下忽有手箸句語致揖厭漫無分別段云許從今文不從古文是以推手引手通謂之揖非是又云揖當從字林爲舉首下手謂跪而舉其首惟下其手是曰肅拜漢人曰揖亦非是

坐奠爵于篚下盥洗注今文無奠

案上文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今文蒙上爵字但云坐奠于篚下注當云今文無奠下爵傳寫脫下爵二字鄭以上文主人坐奠爵于階前下文主人坐奠爵于篚皆有爵字故從古文若無奠字則坐爵連文不成辭矣

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

案注云疑正立自定之貌疏云宣公六年公羊傳云晉靈公欲殺趙盾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何休云仡然勇壯貌鄭氏不取何休注義以鄉射注云疑止也有矜莊之色自定其義不殊字義與何少異也臧氏琳曰鄭所據公羊仡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段氏玉裁曰說文𠤕未定也未爲衍字大雅靡所止疑傳云疑定也箋云止息鄭於士昏禮云疑止句絕作正者誤立自定之貌於鄉射禮云疑止也有矜莊之色與此而三此三疑字皆即說文之𠤕非說文訓

惑之疑學者例𠤕爲疑因於許書定也之上增未字矣

承珙案段以說文之𠤕即大雅止疑亦即此經疑立之疑甚是故鄭注鄉射禮直訓疑爲止然正立亦是止義故注士昏禮及此鄉飲酒禮又皆以疑爲正立自定之貌不必槩從鄉射禮注改正爲止至以疑止爲句絕立自定之貌別爲一句則於公食大夫禮注疑正立也自定之貌不可通矣

坐挩手 注 古文挩作說　鄉射禮坐挩手 注 仝　特牲饋食禮坐挩手 注 古文挩皆作說　有司徹坐挩手 注 古文悅作說 此悅字惟集釋作挩各本皆作悅

校勘記云釋文坐挩始銳反拭也注帨同今注中無帨字疑說本作帨故賈疏以內則之帨釋之浦鏜攺說爲帨似有理承珙案賈疏云內則事佩之中有帨則賓客自有帨巾以拭手也據此似經文挩手字本作帨蓋禮經今文作坐帨手古文作坐說手鄭從今文故疊古文云帨作說釋文本經文仍作挩與疏本異挩字說文訓解挩與此無涉帨本帥之或字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帨本所以拭手而拭手遂謂之帨手義自可通有司徹主婦坐挩手注云挩手者于帨帨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帨作說據此注知經文本當作帨手鄭

注內則云巾以帨手注少儀引鄉射禮與加于俎坐帨手皆作帨不作挩公食大夫禮賓與受坐祭挩手注挩拭也拭以巾疏云按內則左佩紛帨帨卽佩巾而云挩拭拭手以巾似帨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爲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據此益知經文必皆作帨手鄭訓帨爲拭古文作說者乃假借字鄭所不從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注今文無北面

案凡堂上之拜皆北面此主人獻介時西南面介旣北面拜受爵主人當北面拜送爵凡拜者同面若無北面嫌于主人尙西南面故鄭從古文

眾賓辯有脯醢 注 今文辯皆作徧 眾工則不拜受爵祭
飲徧有脯醢不祭 注 今文辯為徧 眾笙則不拜受爵
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 注仝 燕禮大夫辯受酬 注
今文辯皆作徧 大射儀大夫辯受酬 注 今文辯作徧
少牢饋食禮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 注 今文辯為徧
司士乃辯舉 注仝 有司徹若是以辯 注 今文辯皆
為徧

顧氏炎武曰曲禮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內則子師
辯告諸婦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嘗羞飲
而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辯舍

爵于季氏之廟而出史記禮書瑞應辯至此皆以辯爲徧惠氏棟曰古徧字皆作辯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春秋傳多古字古言故皆以辯爲徧又云鄉射禮司射乃比衆耦辯注云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是鄭亦讀辯爲徧承珙案鄭於注或用徧或用辯不盡依經文如鄉飲云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注云辯辯衆賓之在下者有司徹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注云徧獻乃薦是辯徧二字注則使文通用惟於經則皆依古文作辯鄭於古今文假借字多從本字此獨不然者疑徧乃後出之字故鄭於經文必皆從辯以存古字古義也

衆受酬者受自左 注 今文無衆酬者

案注衆字當作受今文但云衆受自左古文多受酬者三字承上文受酬者自介右而言受酬者謂衆賓之內爲首者一人此衆受酬者則疏所謂自第二以下升堂下衆賓是也文義較明故鄭從古文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 注 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

案註語似今文於賓取觶之文作賓受與介不別尊卑故從古文然經薦西奠之下賓辭然後坐取觶若今文作賓受坐取觶以興則不辭矣此節似無由以賓受二

字連文又案宋本疏標目但有賓言至異文似此節注
文止十字今文曰賓受五字蓋誤衍歟
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為僎或為全　鄉射禮大夫若有遵
者注今文遵為僎
案禮記冠義曰介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作遵
又少儀僎爵注云僎或作騶古文禮僎作遵古文禮者
皆指此禮經古文也鄭於鄉飲注云遵者謂此鄉之人
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
也於鄉射注云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
也是古文作遵者正字今文假僎為之僎或為全者聲

近假借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云撰讀爲詮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譔音詮是其例也

公如大夫入 注 如讀若今之若

疏云鄭曰如讀若今之若者前無大夫入以大夫與主人爲禮是其當公則非當 兩當字虛拖經俱改常 故鄭讀如若今之若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承珙案此疏不得注意如若一聲之轉故二字義本相通但如與若有訓爲相似者如此若此之類有司徹若是以辯今文若爲如是也有訓爲相及者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謂宗廟及會同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謂方六七十及五六

十春秋傳請爲靈若厲謂諡靈及厲是也此公如大夫入鄭讀如爲若者猶言公及大夫入耳非謂公之入如大夫之入也云讀若今之若者蓋當時語凡相及之詞多言若故舉今以況耳漢書文帝紀丞若尉致武帝紀爲復子若孫

賓服鄉服以拜賜注今文曰賓服鄉服

朱子曰註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賓下無服今有之衍文也

主人釋服注古文釋作舍　大射儀獲而未釋獲注古文釋爲舍

案周禮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注云舍即釋也占夢職

云乃舍萌于四方注云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鄭君於周禮旣讀舍爲釋此經即從今文作釋疊舍字不用葢釋舍同聲之轉惟釋字於義訓較切耳

記介俎脊脅肫胳肺注今文胳作骼 有司徹羊骼一注古文骼爲胳

案說文胳亦下也亦即腋字亦部云人之臂亦也骨部云禽獸之骨曰骼是許書於胳骼二字有人獸之別儀禮古文作胳今文作骼鄭於鄉飲酒從古文於有司徹又從今文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經言牲體獸骨自明

不必作胳始膫非同說文字書專明一字本義也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注 古文無上

案經言主人獻笙于西階上鄉射禮記其笙則獻諸西階上此亦當有上字故從今文

𨻰階閒縮霤 注 古文縮爲蹙 鄉射禮十純則縮而委之 注 古文縮皆爲蹙 大射儀十純則縮而委之 注 古文縮皆作蹙 士虞禮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 注 古文縮爲蹙 士虞記縮祭半尹 注 仝 少牢饋食禮縮執俎肵亦縮 注 仝 有司徹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 注 古文縮

皆為蹙

案說文縮亂也從糸宿聲一曰蹴也縮蹴同聲為訓手部亦云摍蹴引也蹙本與蹴同曲禮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釋文本又作足蹴文選羽獵賦注云蹙蹵古字通經典蹙亦有縮義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傳云蹙蹙縮小之貌是縮蹙二字聲義皆可通惟禮經縮多訓從今文作縮者正字古文作蹙者同聲借字故鄭從今文

儀禮古今文疏義卷五

鄉射禮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注今文無阼階

案注今文無阼階似當作今文無阼階前葢今文但云主人西面坐奠爵而已若祗無阼階二字則是以主人前爲句讀爲王前厲前之前禮經無此文例矣下文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彼有西階前此自當有阼階前故鄭從古文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注今文揖爲升

案上文云賓升席主人升席言升則不言就言就則亦不必言升又云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者謂自堂下升也此賓主皆在階上不必言升今文葢涉上主人升就席而誤故鄭從古文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注少立自脩正愼其位也古文曰少退立

案鄉飲酒禮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注云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愼其位也燕禮云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注云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大射儀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與右還北面少立蓋此所奠之觶將以察儀須少立自慎而後取觶以副司正之義故言少者以爲立節非以爲退節少下立上不當有退字鄭以鄉飲燕禮大射決知當從今文作少立也

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注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

案進者蒙上退文有進爲是鄉飲酒退共少立下但云

坐取觶不言進者文不具耳又執觶取觶皆言觶此不應變觶爲之故二者鄭並從古文

兼挾乘矢 注 古文挾皆作接　大射儀挾乘矢於弓外 注分

段氏玉裁曰儀禮之挾矢周禮之挾日音皆子協反挾日干本作帀日左傳作浹謂十日徧也禮注方持弦矢曰挾謂矢與弦成十字形也皆自其交會處言之古文禮挾皆作接然則接矢爲本字挾矢爲假借字與承珙案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挾俾持也孟子挾貴而問趙注挾接也此挾貴挾長謂有所挾持訓接似不相近

考廣雅云接持也是接挾皆有持義葢交接之處必有所持而後固故接得有持義趙注訓挾爲接猶訓挾爲持耳但挾之訓持是本義接訓持乃引申之義故鄭從今文作挾耳大射儀云卒射右挾之鄭注云右挾之右手挾弦案卒射則無矢可挾故知爲挾弦是挾即持也從弦亦可曰挾不必矢與弦接而後言挾也段說殊泥

命上射曰某御于子注古文曰某從於子

案大射儀云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鄭彼注云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古文作從鄭以大射決之故從今文

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 注今文無南

敖氏繼公曰堂東堂也必容三笴者俾主人往來堂東之路也承珙案阼階下之東南即堂前不必以堂爲東堂但其南去堂之節以三笴爲度鄭注笴矢幹也疏云矢人注矢幹長三尺三笴是去堂九尺也然則經文堂前三笴正緣上南字而設今文無南非是

豫則鉤楹內 注 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今文豫爲序

注云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疏云鄭廣解謝名

爾雅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及成周宣謝及此州立謝皆是無室故云凡以該之不得從豫及序故云宜從謝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不從今文者以其虞庠夏序皆是有室州之序則無室故云非音亦者古文爲豫已非今文作夏后氏之序亦非承珙案鄭於經豫字但讀如謝不卽破其字爲謝所以存古字古音此既以序爲非而於禮記學記周禮州長并下記諸序字皆不破之者蓋以序謝字本通耳

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注今文曰適序西

案上文惟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在東

序衆弓則皆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此司射取矢自當云適堂西又大射儀司射誘射畢亦云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 注 今文俟爲立 大射儀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 注 今案大射儀云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鄉射禮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鄭以彼此互決故皆從古文

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 注 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

臧氏琳曰案說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作后儀禮古文

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借字承珙案經傳多借后爲後鄭非不知后爲後之假借聘禮記君還而后退注云而后猶然後也此注必云當從后者正以古文多假借當本作后孝經亦古文故引以爲證又大射儀而后下射射彼今古文蓋皆作后故以此古文作後者爲非謂是傳古文者之誤古文當本作后不作後也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 注 古文貫作關

大射儀不貫不釋 注仝

惠氏棟曰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

即儀禮所謂不貫也貫與關古字通史記五子胥傳云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肜傳云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承珙案惠說非是鄭注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此貫卽貫革之貫詩猗嗟射則貫兮傳亦云貫中也貫從毌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凡毌之屬皆從毌禮記注云貫革謂射穿甲革也古文作關者關亦穿物橫持之義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禮記雜記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疏云關穿也若呂覽之中關史漢之貫弓則皆彎字之借說文彎持弓關矢

也故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文選注引作彎弓賈誼書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史記陳涉傳引作貫弓要皆非訓中之義也

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尙　覲禮尙左注古文尙作上

案上下字作上尊尙字作尙鄭於上握從古文作上於尙左從今文作尙者皆取其當文易曉耳

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注古文曰再拜受爵

案大射儀獻服不云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與此獻獲者事同知古文再字衍也

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注今文以爲與

鄭注云以猶與也疏云訓以爲與者春秋之義能東西

之曰以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爲與

則平敵之義也承珙案疏說是也上文主人以賓揖大

射儀以耦左還注皆云以猶與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注今文或言作升射

鄭注云進前也鄭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

明疏云上番將射時云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

不言進明還當上耦時者進近上耦乃作之此直進作

射不言還當上耦明進時亦還當上耦而作之故言終

始互相明也敖氏繼公曰上字是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蓋亦疑其誤而易之也承珙案敖謂上字衍是也疏云此直進作射似經文但言作射如初本無上字鄭不從今文作升射者大射儀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亦不言作升射也

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 注 今文曰告于賓

案上文已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矣此云升告左右卒射如初亦是告于賓不言可知猶大射儀於再射時既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

左右卒射其後三射既畢亦但云釋獲者執餘獲進告

左右卒射如初不復言告于公矣

司射釋弓視筭如初注今文曰視數也

案說文云筭長六尺計歷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筭數也从竹具聲讀若筭是二字音同而義別禮經執筭受筭之類當作筭無算爵無算樂之類當作算然經典每多錯出筭是計數之物雖亦可通爲數義究不得即以數字代筭字鄭此注云筭獲筭也今文視筭作視數則是以訓詁字代經文者故不用與

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

注古文曰反坐

案此賓與大夫當舉觶者奠于薦右之時既坐受觶以興矣至此乃坐而反奠于其所反奠者謂還奠于薦右上文一人舉觶亦云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彼不言坐者省文然反奠連文與此正同古文作反坐者誤倒鄭所不從

長受酬酬者不拜注古文曰受酬者不拜

案此酬者謂堂上酬堂下者注云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下乃云受酬者不拜受則此古文受字衍也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
大夫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僎賓觶觶
爲之
此節注疏皆譌錯不可讀許氏宗彥曰此注今文無執
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僎十五字當在上執觶者節
下承拱案疏云今文此經云執觶者無此執觶又今文
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僎不從者以其皆在無
算僎之科明不爲僎者此經卒受者以下並無賓觶大
夫觶字注何得爲此語疏亦不應眯目而釋之如此自
是上節執觶者受觶以下之注誤移於此但云今文無

執觶亦誤彼經云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注當云今文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蓋總言執觶以下諸觶字今文皆爲爵今文下衍無字耳若今文無執觶二字則者字無所屬不成文義矣至此節注文或謂但當有今文賓觶觶爲之七字承珙案疏云賓觶觶爲之者亦不從也言亦則不止此語可知詳疏意此經執觶者洗升賓觶注云今文無執觶者賓觶觶爲之鄭以無執觶者嫌於卒受者洗升固所不從賓觶觶爲之則今文字誤亦所不從故疏云亦不從也章氏平曰注今文無執觶案執觶上

疑脫虛觶二字今文蓋作卒爵者以降奠于篚執爵者洗升實之疑者今文若無執觶則亦必無者字既無執觶者則下文洗字是卒爵者洗卽上文不當云奠於篚又注及字連執觶故疑注文有脫字疏今文此經云執觶二字疑爲卒爵者者下疑有以降二字無此執執疑爲虛觶又今文無無字疑因注衍執觶注文一誤則疏文亦經後人妄改故並志其疑以俟正承珙案此說亦通然於賓觶大夫之觶終無說以解矣

記薦脯用籩五職注古文職爲膱今文或作植

注云職猶脡也爲記者異耳鄉飲酒記薦脯五挺注云挺猶膱也承珙案膱當作樴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

酒記釋文云猶樴本亦作膱可見注文原作樴字鄉飲
鄉射注梃樴互訓說文樴杙也梃一枚也二字皆从木
凡从扌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膱脯如板然者或謂之
脡皆取直貌焉蓋膱脡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杙之
樴一枚之梃名之後人因其爲脯脩改木从肉耳古文
樴爲胾者段玉裁云戠聲𢦏聲同部也惟胾爲大臠與
脯義別故鄭不從今文或作植者直聲戠聲亦同鄭注
考工記讀樴如脂膏膱敗之膱是也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注今文無與笙

案經文云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其下云遂獻笙于西

階上其下又云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此記取爵上篚奠于下篚當總記獻工與笙鄉飲酒禮記亦云獻工與笙故鄭不從今文無與笙也

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注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案經文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記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是西階前然則今文不言獲者從可知也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

今文糅爲縮韜爲翿

注云粸雜也一切經音義粸古文粈餌二形說文米部

粈雜飯也引申之爲凡相雜之偁丑聲柔聲並通故又

變爲粸今文粸爲縮者如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

夫云蕭或爲莤莤或爲縮是也鄭以粸縮聲雖近而縮

字無雜義故不從今文䊬爲䊧者亦聲近假借鄭以䊬

義爲正故亦不從今文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 注 今文改弓爲肱

案古肱字本作厷與弓字同音假借故馯臂子弓馯姓

臂名當字厷而作子弓左傳郝黑肱公羊作黑弓皆其

例鄭云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

器故不從今文改作肱也

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注今

文君射則爲下

言君射則爲下射者謂君就下射之物敖氏繼公曰下

射之物在東主位也答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

手微背於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承珙案大

射儀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

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一笴東面立注云不敢與君併

東面立鄉君也即此記所謂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

物一笴者也若如今文無射字於義不明故鄭從古文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 注 今文皮樹爲繁豎糅爲紹古文無以

案古音皮讀如婆繁讀如盤皮繁聲之轉樹與豎音義並同鄭以皮樹爲獸名必有所受之今文繁豎葢假借字故不從糅爲紹者詩生民或簸或蹂說文臼部引作或簸或舀糅之爲紹猶蹂之爲舀亦聲近故借鄭亦不從之古文無以文不備故又從今文

士鹿中翿旌以獲 注 古文無以獲

案無以獲則文不備故鄭亦不從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 注 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

案古有又字多通此有射于國中對大夫士不得在國射故當作有今文無其餘否亦文不備故鄭不從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注今文無射

案不從今文無射者亦以文不備

儀禮古今文疏義卷六

涇　胡承珙

燕禮

冪用綌若錫　注　今文錫爲緆　大射儀冪用錫若絺　注　今文錫或作緆

說文緆細布也段氏玉裁曰燕禮注今文錫爲緆緆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今文緆其本字古文錫其假借字子虛賦被阿錫郎列子之衣阿緆古者布十五升爲最細十五升布成治之使滑易是曰緆若喪服傳則半十五升而治之故錫衰之錫與細布之緆其實不同承珙

案錫與緆古字通皆取滑易之義同爲細布或作錫或作緆耳鄭注大射儀云錫細布也與說文緆訓同至錫衰乃謂衰之滑易者亦得錫名非錫名專屬之衰故喪服傳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鄭非不知錫衰之非卽此錫也

射人納賓　注今文曰擯者

案鄭云射人爲擯者也此經請賓命賓皆射人若如今文云擯者納賓則嫌異人故鄭從古文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　注古文觚皆爲觶

注云獻不以爵辟正主也疏云此宰夫爲主人非正主故用觚對鄉飲酒鄉射是正主皆用爵承珙案特牲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蓋飲酒之器爵最貴觚次之觶又次之角散爲下故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此獻辟正主不用爵宜降一等而用觚故不從古文作觶也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 注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爵

注云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疏云上文主人洗觚獻賓云賓以虛爵降此經又云坐奠觚中間言爵

者欲見對文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卽通觚亦稱爵以此言之此觚卽前爵周公作經嫌易之故復言觚也承珙案爵者飲酒之器之總名今文從散文之通稱鄭所不用

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注今文無洗

案鄭從古文有洗者取其文義備

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注古文更爲受

大射儀更爵洗注仝　特牲饋食禮主人更爵酌醋

注仝　毛本作今文授爲受從校勘記更正　更爵酢于主人注仝

惠氏棟曰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

春秋昭廿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爲受承珙案鄭注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特牲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更與受聲義皆不相近古文作受者字之誤鄭所不從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 注 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

疏云禮記檀弓杜蕢洗而揚觶注云舉爵於君也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若然此注今文媵作騰騰與媵皆是送義讀從檀弓杜蕢揚觶之揚揚訓爲舉

義媵於𦹀送故讀從之說文倂送也从人𢍏聲古文以爲訓字段氏玉裁曰倂今之媵字送爲媵之本義以姪娣送女乃其一耑耳訓與倂音部既相距甚遠字形又不相似如疋足中艸丂亐之比今按訓當作揚由揚譌詠由詠復譌訓始則聲誤終則字誤耳據鄭檀弓注知禮經作媵記作揚媵爲古文揚字若今文禮媵作騰騰正與揚義協承珙案禮經言媵者訓送是其本義說文貝部𧸘下一曰送也𧸘與媵聲義竝同媵讀爲揚則聲轉而義亦異鄭注檀弓以有謂之杜舉舉與揚義相近故云揚近得之此注云媵送也讀或爲揚則是以送爲

賸之本義揚為禮家異讀賈疏云揚訓為舉義勝於賸

送故讀從之以說檀弓則可以疏此注則非今文賸皆

作媵媵義近揚禮記本今文故作揚觶鄭注儀禮以賸

從古文送義為正故不從今文作媵賈疏又謂媵與賸

皆是送義亦非至賸讀為揚者釋名賸承也承與繩通

詩抑子孫繩繩韓詩外傳作承承繩本从蠅省聲方言

蠅東齊謂之羊郭注今江東呼羊聲如蠅賸讀為揚此

其聲例段云賸卽古文揚字恐未必然

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注 今文無奠于篚

案上文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

奠于篚又下獻工云主人受爵奠于篚知此亦當有奠于篚大射儀亦云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鄭以彼決之故從古文

𢦏者阼階下再拜稽首注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

案上文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注云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又云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𨻰凡拜君無不稽首者此一人致爵與上皆致同爲拜君不應獨無稽首大射儀云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注亦云再拜稽首重君命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注古文曰卒爵不拜

案上文主人獻工一人拜受爵卒爵不拜注云一人工之長者賤不備禮是工之長者以賤故祇受爵拜卒爵不拜此衆工更賤受爵且不拜矣言遂卒爵無庸更言不拜大射儀亦云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注今文觶作觚　賓降洗象觶升酌媵坐奠于薦南降拜注今文曰洗象觚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注今文觶又爲觚　大射儀士長升拜受觶注今文觶作

觚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 注 今文觶爲觚

鄭注特牲饋食記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此鄭以前儒家治禮經者相承之師說也禮器正義及梓人疏引許氏五經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許君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駮之云觶字角旁著支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臧氏

琳曰燕禮疏引此經又曰鄭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爲觶豆當爲斗此觗觚當爲觶四字與一爵三觶相應段氏玉裁曰此觶字乃觚之誤改觚爲觶始於鄭馬不不也馬注論語云爵一升觚三升承珙案論語注三升乃二升之誤段說非是禮器制度云臧氏琳曰漢初叔孫通撰禮器制度此亦馬氏所引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據此知鄭君所引儀禮舊說與韓詩說古周禮說叔孫通禮器制度馬季長說皆同惟許叔重獨自爲說說文云觶受四升又云觴三升者謂之觚此葢師承之異鄭以與經不相應故爲此駁至觶觚二字之誤則由觗觚形近易譌言之尤爲明晰儀禮古文多作觶故雖觚字亦爲觶今文多作觚故雖觶字亦爲觚鄭參校古今

文以義定之如上文獻辟正主不用爵而用觚古文作觶此古文之誤也此獻士用觶者士賤也疏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卽用觶故云士賤也今文作觚此今文之誤也其他今文多誤觶爲觚又有古今文皆誤者如燕禮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云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大射儀賓降洗象觚注云此觚當爲觶此則觶本作觗字形近觚古今文皆因之而誤者也鄭於注一一是正可謂精審之至矣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

者字之誤也
案鄭注備矣
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 注 古文曰
公答再拜
案此經注疑有脫誤經文當是公答再拜注云古文曰公答拜蓋凡臣再拜稽首公皆答以再拜有但言公答拜者省文耳若古文明云公答再拜鄭不應反從今文去再字又大射儀此節亦云公答再拜知此經文亦必有再字但賈疏標目已如今本則其誤久矣
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 注 古文賜作錫 覲

禮天子賜舍 注 今文賜皆作錫

案賜正字錫假借字皆者皆下文賜伯父舍也

寡君有不腆之酒 注 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案腆正字殄古文假借字鄭注腆膳也膳當作善詩新臺遾除不殄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與此訓同毛詩古文假殄為腆與禮經古文亦同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 注 今文無使某

案鄭從今文有使某者取其文義備

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今文無則

下無燕

案鄭從古文有則字燕字者亦取其文義備

儀禮古今文疏義卷七

涇　胡承珙

大射儀

參七十干五十　注　參讀爲糝干讀爲豻

案鄭云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周禮射人注同又射人士以三耦射豻侯注云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鄭蓋以周禮校正儀禮之字彼讀如當亦如此注作讀爲也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注　古文頌爲庸

案上文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注笙

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此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尚書笙庸以閒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功也眡瞭職云擊頌磬笙磬注云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是尙書二禮三注略同賈云古文頌爲庸此雖豐古文不從義亦通是也

幂用錫若絺綴諸箭 注 今文絺或作綌古文箭作晉

苿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燕禮冪或用綌敖繼公曰見其既於大射鄭不從今文作綌殆爲此與釋文絺劉作綌音卻盧氏文弨曰綌字無考云音卻疑卽綌字之譌承珙案劉本蓋仍從今文作綌非是古文箭作晉者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筱也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段氏玉裁曰吳越春秋晉竹十廋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今本說文脫竹字本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爲箭說文木部曰榗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榗案此當云周禮曰竹榗讀如箭今本轉寫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字從木

惠氏棟曰古讀晉如箭故搢紳亦作薦紳承珙案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爲薦申之薦此依釋文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鄭云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涚于醆酒承珙案郊特牲注云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鄭蕭以記義定周儀二禮故於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注云獻讀爲摩莎之莎段氏玉裁曰疑本作沙轉寫加草如詩之沙鄭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與此經注義略

同明堂位獻尊鄭亦讀爲娑古音元寒與歌戈兩部多
通轉如司尊彝獻尊鄭司農讀爲犧獻酌鄭司農讀爲
儀犧本讀如莎儀本讀如俄也又詩東門之枌原與娑
韻谷風怨與萎萎从委聲委从禾聲韻亦其聲類也說文瓛爲桓圭从玉獻聲如淳漢書音義云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此猶獻讀爲莎則非獨齊語然也鄭偶舉一地耳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 注 古文媵皆作騰
案此注古文疑當作今文傳寫誤耳鄭注檀弓云禮揚
作媵禮卽禮經謂禮經古文皆作媵若禮記則今文其
作揚與禮經今文作騰者義合故知此作騰者必今文
也

降適作階下 注 古文曰降造作階下

案說文適之也造就也義本相近故小爾雅造適也造亦訓適然禮經多用適少用造惟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注云造至也猶餼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是鄭意以造字義別故於此不從古文與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 注 古文後首爲後手 士喪禮載魚左首 注 古文首爲手

鄭此注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鄉飲酒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注云後首者變于君也燕禮小臣左何瑟面鼓注云燕尙樂可鼓者在前也鄉射禮相者皆左荷瑟面

鼓注云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疏云鄉射與大射相

對大射君禮而後首此臣禮前首故云變於君燕禮與

鄉飲酒相對是以燕禮面鼓又與鄉飲酒後首相對承

拱案鼓卽首也瑟可鼓之處近首不鼓之處近尾故當

作首不應作手春秋成二年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作曹公

子手漢書古今人表敹手說文作𢿱首此古文首為手

者皆假借字鄭所不從

皆適次而俟注古文俟作待

案俟當本作竢說文人部俟訓大與此無涉竢部云竢

待也彳部云待竢也二字義相轉注聲亦同部故可通

然禮經多用誒少用待故鄭從古文

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注古文異作辭

案異與辭聲雖可通而形義皆不相近經言同耦則同射一侯故鄭從今文作不異

至之聲止注古文聲爲磬

案古文聲爲磬者字之誤

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興共而俟注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案古文獲作護者聲之誤

且左還注古文且爲阻

案且本古文祖字惠氏棟曰古鐘鼎文祖字皆作且如
祖乙卣盉和鐘文王命𤸫鼎師㪇敦皆然承珙案盉祖
辛彝作且瞿祖丁卣作且二文尤與今且字相近至小
篆始從示作祖尙書黎民阻飢今文作祖飢孟康曰古
文言阻蓋尙書本作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家作阻此
儀禮古文與尙書古文同鄭以當文易曉故從今文
既拾取矢梱之注古文梱作魁　揚觸梱復注仝
鄭注梱齊等之也又注梱復云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
還復復反也郝氏敬曰梱叩也叩四矢使齊張氏爾岐
曰疑當作捆孟子注捆猶扣椓也承珙案梱與捆同說

文無捆字祇當作梱孟子作捆淮南脩務訓梱纂組字仍作梱高注云梱叩椓梱復之梱亦當訓扣扣擊也謂矢擊侯不中激而還射也䰢與梱一聲之轉古文同聲假借鄭所不從

中離維綱注或曰維當爲絹

注云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疏云謂矢過獵因著維與綱二者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縜籠綱者引周禮注止此維持侯者若然則綱與維

皆用纚爲之又以布爲纀籠綱然後以上个下个邊綴著纀兩頭以綱繫著植維者於上个下个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綴角繫著植故矢或離綱或離維也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者鄭更爲一解絹則維也云絹綱耳者以絹爲綱耳離著絹也校勘記云朱子曰綱耳卽籠綱以布爲之梓人謂之纀而此謂之絹字雖異而音則同盧氏文弨曰音同或是義同之譌敖氏曰絹字恐是纀字之誤案敖說是也釋文於周禮纀字不云與絹同於此絹字復不云與纀同而音則無異又此疏引周禮處皆作纀至述注則仍作絹似以纀與絹爲二物者皆足以滋後

人之疑不可不辨承珙案鄭司農注梓人云縜讀爲竹中皮之縜此謂縜卯筍字說文糸部云縜持綱紐也从糸員聲周禮曰縜寸是此字以縜爲正此注維當爲絹應本作縜不作絹然周禮釋文縜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或古犬反侯犬古犬二反皆肙聲是劉昌宗所見本縜字必已有作絹者矣鄭注儀禮破維爲縜云或曰者猶疑不能定之辭蓋維與綱皆用紘爲之者說文綱网紘也紘者网之大繩名綱故持侯之大繩亦名綱說文又云𦄼維綱中繩也从糸巂聲讀若畫或讀若維是綱爲大繩𦄼爲持綱之繩儀禮之維蓋所以維持侯者鄭云

其邪制躬舌之角爲維疏云維持侯者持侯與持綱微
有別但維之名不見梓人故又引或說破維爲縜以縜
爲綱耳縜乃籠綱者籠綱猶言貫綱縜蓋如環綱貫其
中故周禮注謂之籠綱儀禮注謂之綱耳其實一也賈
疏儀禮云縜以布爲之籠綱又云絹綱耳者以絹爲綱
耳則似謂縜與絹有用布用絹之別故云鄭更爲一解
不知鄭引或說者是謂維與縜別非謂縜與絹別賈因
字或作絹而有布爲絹爲之說於經無徵恐不可從

司射去朴適阼階下告射于公　注　今文曰阼階下無適

案鄉射云司射去朴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

曰三耦卒射此經上文云司射去朴倚于階西適阼階

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又云司射適西階西倚朴

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蓋凡去朴皆倚于西階西則

至阼階下當有適字故鄭從古文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注今文曰右還

鄭云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賈疏

云君爲下射賓爲上射司馬在君之西南揚弓命去侯

訖還君之右東而南西鄉降自西階猶出下射之南還

其後也者由如上文初將射時司馬立于物間南揚弓

命去侯訖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前後是同

故取彼解此今文曰右還不從右還者若右還則右還於上射不得還君故不從也敖繼公曰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去侯則由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也詳敖意蓋以射禮上射西就右物下射東就左物司馬升堂初由右物之後立于物間以命獲者既乃出下射之南由物左以還其後乃降凡升皆然此經公爲下射當就左物司馬在物間命去侯時原在公右若依常節出下射之南還其後則還在公左不得謂之還右故以還右爲圍右物蓋初從右物之後至物間既又從右物之前還其右以降以君將爲下射故

先辟之不敢仍如出下射南還其後之常節也承珙案敖說非也此時君未就物經下文乃云公就物蓋猶在阼階上西面之位司馬命揚侯許由君之北而東而南然後西鄉降自西階故曰還右謂由君之右而還也此與初射時出下射之南而還其後者有別賈疏以出下射之南還其後爲圍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誤亦誤鄭云猶者謂去侯之命本不專爲上射故鄉射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注云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此君爲下射更當明爲君命去侯故云猶也仍以注疏爲正敖說似不可從

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注今文順爲循古文揉爲紐

案順循聲義並同莊子天下篇巳之大順釋文云順本作循揉爲紐者揉當本作煣說文火部煣屈申木也易揉木爲耒漢書食貨志作煣漢書古今人表公山不狃顏師古曰卽公山不擾史記索隱又作蹂皆以聲同而通者也鄭以揉爲宛之觀其安危宛猶屈也故不從古文作紐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注古文曰餘算

案鄭云餘獲餘筭也鄉射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
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鄭以彼
決此故從今文

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 注 今文席爲筵 士虞禮記猶
出几席設如初 注 古文席爲筵

周禮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
言之筵席通矣疏云設席之灋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
爲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假令一席在
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於奥是也然所云筵
席惟據鋪之先後爲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承珙案筵席

散文固通然此經上下文多言席維上文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彼古今文既皆作筵即不必破為席此既古文作席故疊今文不用也士虞禮古文席為筵者案本篇首云素几葦席在西序下其下凡為神設者皆言席惟筵祝南面一言筵耳其記餕尸云尸出執几從席從注云几席素几葦席也下云無尸則不餕猶出几席設如初如初者謂如餕尸時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也然則此文仍當作席故鄭又疊古文筵不用也

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 注 今文司馬師無司馬

案鄉射惟司馬一人而司馬即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

爲司正不爲司馬而別有司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鄉射命弟子說侯命獲者以旌退皆司馬命之此則司馬正命解綱司馬師命退旌師者正之貳也此外有小臣師又有僕人師若如今文無司馬單言師未明何人故鄭從古文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注 今文公荅拜無再拜

案燕禮云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 注 此觚當爲觶

疏云凡旅酬皆用觶獻士倘用觶故知觚當爲觶下經觚亦當爲觶承珙案疏說是也餘已見燕禮又案疏云下經觚亦當爲觶者指下文公坐取賓所媵觚而言今十行本則作公坐取賓所媵觶蓋因疏說改之賈所見本作觚也